

 大夏书系·陈桂生教育学文丛

教育学苦旅

陈桂生 著

Chen Guisheng



教育学苦旅

陈桂生 著

Chen Guishe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学苦旅/陈桂生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 - 7 - 5617 - 9517 - 0

I . ①教 . . II . ①陈 . . III . ①教育学—文集 IV . ①G4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7361 号

大夏书系 · 陈桂生教育学文丛

教育学苦旅

著 者 陈桂生

责任编辑 顾晓清

封面设计 王晓蕾

责任印制 殷艳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 - 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 - 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 - 62865537

邮购电话 021 - 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1000 16 开

印 张 12.25

插 页 2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一次

印 数 61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7 - 9517 - 0 / G · 5598

定 价 2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 - 62865537 联系)

“教育叙事研究自律：……每一个有教育经历的人都有别人代替不了的特殊经历和实际体会。通过叙事可以使个人的精神财富，供社会分享。至于某种教育叙事的价值，既同对所叙之事真实程度及完备程度有关，更取决于为什么叙事——是为了如实地反映以往教育的本来面貌，还是出于其他什么目的。”

傅桂生

(1933年生，江苏省高邮市人，
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

代序 · 遭遇教育学^{*}

大家一再要求我讲讲“治教育学之道”，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好讲。由于推辞不了，只好想一想，到底讲些什么？这么一想，倒忽有所悟。我这个人，早年就开始接触教育学，后来又属教育学科班出身。大学毕业以后，留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教研组，还做过多年教研组长。然而，却一直没有教过教育学，也没有发表过有关教育学的文章。直到临近花甲之年，才一步一步走近教育学。而这一步一步的行动，又并非完全出于本意。现在想起来，如果不是当时情势所迫，我这个人在教育学方面，很可能一事无成。姑且就讲一讲我的这种特殊遭遇。

一

我在私塾度过十载寒窗（1936—1946），从3岁到13岁，在私塾中蹉跎了童年与少年岁月。从14岁开始进小学（插入四年级下学期）。记得老校长董懋功在上图画课时，走到我身边，突然一声叹息，自言自语：“这个孩子可惜了。”转而又说：“你将来可以读师范。”他这么一说，仿佛使我的前途出现了一线曙光。从此，读师范就成为我渺茫的心愿。

1948年淮海战役激战正酣之际，我就学的新巷口小学校长卷款逃跑。有一天，我的好朋友邵天祚对我说：“汪曾祥说，明天到学校偷书，你一道去吧。”汪曾祥比我低两个年级，是全校闻名的皮大王（我刚刚知道他是作家汪曾祺的弟弟）。我听到这个“偷”字，就吃了一惊，但禁不住“书”的诱惑。天祚了解我的个性，他说：“不要你动手。”校长室在我们教室的隔壁，上面是相通的。第二天我战战兢兢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汪曾祥爬进校长室，天祚站在桌子上接书。当时教育部发给全国每所小学一套书。汪曾祥对书不感兴趣，他拿走了一只铅球，并随手拿了一叠书，约20本交给天祚。天祚说：“你将来要读师范，这些书你都拿去吧！”这些书有：《曾文正公家

* 根据2003年3月24日同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研究生谈话录音稿整理。

书》、林汉达《向传统教育挑战——学习心理学讲话》和沈百英编的儿童读物（循环故事）等。这是我接触教育书籍的开始。我都认真读了。

1948年底，家乡解放。我才有机会读完小学、初中和中师。在中师期间，同学们最不感兴趣的课程，便是教育学。1954年暑假，正值洪水泛滥。我组织外地回乡同学，到河堤上防汛。日日夜夜，直到抗洪结束。被评为三等功，意外地拿到19元奖金。这等于发了一笔大财。我立即买了三本书，即叶希波夫、冈察洛夫《教育学》、《毛泽东选集》第2卷和胡绳、于光远、王惠德编的《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讲座》。在当时的同学中，即使有钱买书。像我这种选择，可算是绝无仅有。我认真通读了这三本书。中师毕业时，我被批准报考大学。在填写志愿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教育学系（按当时规定，江苏省的中师毕业生，不得报考外省市大学。我最近刚刚听说，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汪幼芳老师破格录取了我）。

这些小故事自然微不足道。可是联系到后来的经历，不免感慨系之：尽管我早就对教育学情有独钟，并且教育学又一直环绕着我，而我又几乎与教育学失之交臂。

二

我怎么会一步一步走近教育学呢？说起来是一系列偶然事件促成的。

1. 1988年，为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教育研究》杂志约请瞿葆奎教授撰写一篇文章，总结十年来教育理论研究的进展情况。瞿公提议由他、叶澜和我合写。请三位硕士研究生沈剑平、郑金洲、周浩波收集资料，由我执笔。此文草就后，言犹未尽，我又花两三天时间，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教育学的迷惘与迷惘的教育学”。这是我治教育学的处女作。

2. 1988年，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同湖南省教育委员会商定合办教育学研究生班（算得上国内开办在职教育学研究生班之始）。由瞿葆奎先生主持。瞿公约我主讲“教育原理”课程，先后商谈将近十次，我再三再四婉辞。直到1989年10月，觉得再推迟，将耽误开班。这才用了两个半月时间，草草写了《教育原理》讲义。原无出书之意，到了长沙当晚，看到打印得比较讲究的厚厚的讲义，才忽然萌生出书的念头。遂补充四章，交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从此以后，我一直担任研究生“教育原理”课程的主讲教师，直到退休。

3. 1990年春节期间，瞿葆奎先生约张人杰、施良方和我，讨论“教育学重点学科”问题。我当时冒叫一声，说按照我们教育系在国内的地位，应当得风气之先，不妨开展“元教育学”研究。后来，居然把这个课题作为“博士点项目”，由我承担。其实，我当时只对“元学科”略有所闻，并不知“元教育学”是怎么一回事。既然列入国家学位办公室批准的项目，已经断了退路，成了过河卒子，只得摸索前行。从广泛收集资料入手，主要是历史资料。在范国睿帮助下，陆续得到一批国外关于教育学性质讨论的资料，但对“元学科”的性质依旧茫然。后来请黄向阳查阅各种“元学科”的解释，他居然查出20多种“元学科”的简单解释。起初知道的样本，只有“元伦理学”和名不副实的“元科学”。后来查到布雷岑卡的《元教育学》，由黄向阳、冯建军、周兴国把整本书都翻译出来。我同他们把其中大部分章节，逐章逐节讨论。这便是《历史的“教育学现象”透视》、《“教育学”辨》和《教育学的建构》几本书的由来。从此，再想同“教育学”保持距离，已不由自主。

4. 1990年，鉴于胡守棻教授主持的“德育原理”硕士点已有三年未招生，为了保持这个硕士点，瞿葆奎、孙培青两位教授力主由我继续招生。鉴于自己年近花甲，从头学起，颇有困难，故非常犹豫。几经推辞，推迟不了，只得勉为其难。同样，从广泛收集材料入手，同黄向阳、俞秀兰一道，从头学起。1992年，瞿葆奎教授主持“教育学分支学科”丛书编撰工作，并请黄向阳撰写“教育伦理学”。我只得又同黄向阳、俞秀兰一道，从头学习伦理学。主要学习鲍尔生的《伦理学体系》和杜威、塔夫茨的《伦理学》。

5. 我既研究“元教育学”，当然关注教育实践理论问题。约在1993年，唐莹从加拿大带回一本卡尔和凯米斯合著的《变成批判性研究：通过行动去认识》。根据唐莹的介绍，我对“教育行动研究”发生了兴趣。后来，查阅了有关“教育行动研究”的资料。我的几位研究生冯建军、周兴国翻译了《变成批判性研究：通过行动去认识》一书中的几章，曾令奇、朱晓红、张俐蓉参加翻译了卡尔的《保卫教育——趋向批判的教育探究》。我同研究生一道讨论了“教育行动研究”问题。

我对“教育行动研究”的关注，原先只是为了探求教育理论与实践沟通的津梁，并不打算到中小学去进行“教育行动研究”的尝试。1997年上海

市打虎山路第一小学和无锡市扬名小学，分别到教育学系联系合作进行教育研究事宜，心意很诚。单中惠、杜成宪和施良方都欣然同意。他们都想为教育学系别开生面，并委托我负责同中小学的合作研究。我曾极力推辞，实在碍于情面，只得支持黄向阳、胡惠闵、王建军和曾令奇，参与到中小学去研究教育。在他们的努力下，果然找到了一些眉目。1999年，我结束返聘，不再打算继续参与“教育行动研究”了，便把已有的研究成果，结集成一帙。这便是《到中小学去研究教育》一书的由来。

6. 我于1996年退休，1999年结束返聘。当时写了一联：“粗茶淡饭杂书刊，这些福归老夫享受；传道受业解疑惑，那些事任小子安排。”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小子们”并不放过我。

1999年以后，郑金洲、杜成宪先后接任教育学系主任时，都立即约我给研究生开设“教育原理”、“课程论著选读”课程。他们心意很诚，却之不恭，只得从命。

同时，学前教育系朱家雄、华爱华先后接任系主任时，也约我给该系研究生上课。我原先从未接触学前教育，又无法推辞。于是，又少不得从头学起。我立即买了全套同学前教育相关的教材，阅读了学前教育名著，查阅了学前教育的历史资料，并经常向华爱华请教。在此基础上，先后开设“学前教育论著选读”和以学前教育研究为重点的“教育原理”课程，并主持“学前教育论坛”。从而对学前教育问题获得大致了解。

7. 1999年，研究生曾令奇毕业。我介绍他去民办教育研究所工作。所长胡卫欣然允诺，但希望我也参加民办教育研究。我对民办教育素不关心，自然婉言谢绝。他要我了解情况后再说。考虑到曾令奇将从事此项工作，也就在无意中搭配进去。民办教育研究所的运作，不同于学院式研究。各种现实的信息纷至沓来，不断有新课题提出，使我大开眼界。我也想摆脱经院式研究的局限，寻求同现实息息相通的研究道路。于是，又从头学起。除参加一些合作研究以外，撰写《中国的民办教育》一书，作为这段研究生涯的纪念。

就这样，在临近花甲之年和古稀之年，被一个又一个偶然因素，推动着，牵引着，不由自主地一步一步走近了教育学。

如果没有瞿葆奎、孙培青先生和张人杰、单中惠、施良方、郑金洲、杜成宪、朱家雄、胡卫诸兄的推动，没有范国睿、黄向阳、冯建军、周兴国、

曾令奇、胡惠闵、王建军诸位学子的大力支持，真的就会同教育学失之交臂。

三

一个接一个的偶然因素，为什么会成为我走近教育学的机遇呢？法国科学家巴斯德说过：“在观察的领域中，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许多朋友不肯放过我，或许正是认定我这个“有准备的头脑”。

1. 我一向对教育学情有独钟，从未动摇。在大学本科学习时，受到先师萧承慎教授悉心指导。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几乎每个星期六（或星期日）夜晚，都是在先生家度过的。当时教育系许多老师和同班同学都知道。据说我大学毕业后，萧先生向系里建议：“让陈桂生搞业务。他不适合做行政事务。”

2. 我在 1961—1963 年间，系统阅读教育名著，从柏拉图《理想国》到凯洛夫《教育学》。每读一本著作，都有系统的笔记。后来重新阅读、整理形成《教育名著指要》（未刊本）。

3. 我在 1975—1985 年间，主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列宁论教育》。先后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文章 68 篇，并出版《人的全面发展与现时代》一书。

有道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来临，但是能很好地利用它的，只有少数”。我并不是善于寻找机会的人，但算得上是认真利用机会的人。因为我并不轻易作出承诺，一旦承诺，总是认真对待，不惜从头学起。由于得到别人的放心与信任，机会也就接踵而来。如果光具备“有准备的头脑”，而不兑现承诺，也就容易坐失机会。

我遭遇教育学的经历，说明什么问题呢？

1. 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在人生旅途中，那么早就关注教育学，且一生都被卷入教育学的旋涡中，但又几乎同教育学失之交臂。又是一个接一个的偶然因素，促使我结缘教育学。可见，在个人成长过程中，难免受到机遇的支配。不过，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并不是没有机会承担教育学教学任务，是我自己觉得教育学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譬如在“文化大革命”中，恢复教研组时，允许个人自由选择。我选择的是“教材教法研究组”。但是只担任两个月教研组长，就被调到市里去参加编写教育学。可见，是我自己既关

注教育学，又疏远教育学。

2. 如果说，我最终在治“教育”之学中做过一些事情，那么可以说，凡是我达到的成就，在座的年轻朋友都比我更有条件达到。这是由于：

(1) 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到 14 足岁才有机会进小学。我的童年与少年都被耽误了。我从大学毕业（1959）到“知天命”之年（1983），基本上是在激荡的政治风云中侥幸度过的。

(2) 我是外语盲加电脑盲。

(3) 从“花甲之年”起步，无非是“没事找事做”，别无所图。缺乏内在动力，对外在吸引力也不感兴趣。

在座的无论是哪一位年轻的朋友，不比我的条件更好呢？

目 录

Contents

I 教育原理的求索

1. 教育学的迷惘与迷惘的教育学 [1988] / 3
2. 建构“教育原理”的尝试 [1991、1999]
——《教育原理》序 / 14
3. 《教育原理》问对 [1994] / 20
4. 普适性的“学校教育原理”的探求 [1998、2011、2000]
——《学校教育原理》序、跋 / 27
5. 我的“教育学情结”和心路历程 [2008]
——《普通教育学纲要》序 / 36

II 教育研究空间的探求

1. 教育理论的性质与研究方向 [2004]
——《教育理论的性质与研究取向》代序 / 41
2. 关于治“教育学史”的可能性问题 [1994]
——《历史的“教育学现象”透视》序 / 49
3. 教育学是个“谜” [1995]
——《“教育学”辨——“元教育学”的探索》序 / 53
4. 现今教育学现象透视 [1996]
——《“教育学视界”辨析》序 / 56
5. 教育学建构中的基本课题 [1997、2008]
——《教育学的建构》序 / 57
6. “教育学建构”刍议——我的教育学信条 [1998]
——《教育学的建构》跋 / 62
7. “教育行动研究”的探求 [2000、2003]
——《到中小学去研究教育》序 / 74
8. 开拓民办教育研究的空间 [2000]
——《中国民办教育问题》序 / 78
9. 且说“教育研究方法” [2005]
——《教育研究空间的探求》序 / 80
10. 中国“德育理论”建构问题 [2005]
——《中国德育问题》序 / 83
11. 《“教育学”辨》改版说明 [2005]
——《中国教育学问题》序 / 86
12. 教育学研究的检讨 [2007]
——《回望教育基础理论——教育的再认识》代序 / 88

13. 根据地干部教育研究旨趣 [2007]
——《中国干部教育问题（1927—1949）》序 / 91
 14. 从经验性的“教学研究”到规范性的
“课程问题研究” [2007]
——《小学发展性课堂学习活动设计》代序 / 94
 15. 孔子授业研究旨趣 [2010]
——《孔子授业研究》序 / 103
-

III 教育现实透视

1. 教育实话实说 [2003]
——《教育实话》序 / 109
 2. 师道实话实说 [2004、2008]
——《师道实话》序、跋 / 110
 3. 裴斯泰洛齐如是说——兼评我国现行课程
改革的动态 [2009]
——《课程实话》序 / 117
 4. 学点教育学 [2010]
——《聚焦教育价值》序 / 120
 5. 毋忘教育学 [2010]
——《聚焦学生角色》序 / 122
-

IV 余编

1. 教育文献选编原则 [1996] / 127
2. 《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列宁论教育》选编经过
[1990] / 130
3. 教育历史研究取向 [1990、2011] / 156
4. 《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稿》旨趣及框架 [1988] / 158
5. 孔子授业研究的心路历程 [2010] / 168

6. 教育随笔自律 [2010] / 171
7. 教育叙事研究自律 [2010] / 175

附录：教育编著存目 / 181

= I = 教育原理的求索

根本问题在于没有人对“什么是教育理论”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直到最近为止，也没有什么人有足够的信心，对需要人们去发掘的教育理论的重要意义有明确的认识。

[英] 唐尼、凯利：
《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引论》

鉴于教育研究不断专门化，构建一体化的教育科学理论在今天变得尤为重要。由于教育目标以及达到它们的相关知识的复杂性，将来也得用学科间方法研究它们；但是这些学科（如心理学、精神病学、社会学、人种学等）各自具有自身的体系，并且作为规则甚至有许多竞争的体系，因此教育研究有关成果作百科全书式的概括是不够的。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倒是要把大量各自构想出来的亚理论体系，构建成为单独一个一体化的理论体系。

[德] 布雷岑卡：《元教育学：教育科学、
教育哲学、实践教育学基础导论》

1. 教育学的迷惘与迷惘的教育学*

[1988]

中国教育学陷入困境，人们早有所感。几经努力，情况变化不大。不能不使人对它所经历的道路发生怀疑。说得直率一些，中国的教育学似乎迷了路；教育学的迷惘导致迷惘的教育学的产生；要摆脱困境，不能不作改弦易辙的考虑。

中国教育学面临的境况是：

在理论工作者的眼里，教育学尚未形成较为严密的科学体系，其对许多重要问题的表述带有随意性，理论水平不高；在实际工作者看来，它脱离实际，至少对教育实践的指导意义不大。教育学已陷入“两面不讨好”的尴尬境地。是其一。

教育学曾长期遭受厄运。如果说外部的粗暴干涉终究未能动摇其独立地位，那么连教育学家们也对现行教育学体系发生怀疑，证明这种不成体系的体系内部确有致命伤。是其二。

人们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就致力于改变教育学的境况，令人不安的是，这种努力导致两种结果：一是使教育学面目全非，几乎算不上是什么“教育学”；一是装束更新，面目依旧，至少可以说，没有触动旧体系的根本。前一种情况是教育学的自我否定；后一种情况，肯定的还不是人们心目中的“自我”。推崇旧体系，陷入盲目性，固然是一种悲剧，而在创造新体系的自觉中不自觉地再造旧体系，才是真正的悲剧。是其三。

奇怪！20 世纪 50 年代初引进的那个众所周知的教育学体系，在其故乡早在 1954 年就开始受到挑战，后来虽有新版本，终究还是几乎被人遗忘了。它在我国盛行也只有那么短短几年时间，为什么在我们的记忆中竟那么活跃？一种在科学上尚不成熟的体系哪来那么大的“吸引力”？

中国教育学的发展道路时而平直，时而曲折。其中有较长一段历程可谓

* 此文为本人教育学研究的处女作。